



与世界伟人
共进晚餐

Van Loon's Lives

明) 亨利·范·洛恩·史

陆巧玲 等译

与世界伟人 共进晚餐

Van Loon's Lives

(美国)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陆巧玲 叶品娟

甘 凌 梁泽鸿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世界伟人共进晚餐/(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陆巧玲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6
(理想图文藏书系列)
ISBN 978-7-5396-4803-3

I. ①与… II. ①亨… ②陆… III. ①历史人物一生平事迹—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343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丛书统筹: 岑 杰

责任编辑: 岑 杰

图片解说: 大雅堂

策 划: 千喜鹤文化

特约编辑: 孙景丽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0270006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25.75 字数: 480千字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第十一章 圣方济各、安徒生和莫扎特前来赴约。...397
- 第十二章 我们款待贝多芬、拿破仑和我的外曾祖父，听了一段长长的独白。...443
- 第十三章 最伟大的发明家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麻烦。...491
- 第十四章 柏拉图和孔子共进晚餐看似怪诞，但他们似乎相处融洽，交谈甚欢。...497
- 第十五章 彼得大帝与瑞士国王查理十二世受邀赴宴。伏尔泰一同前来，当然最受欢迎。...539
- 第十六章 但丁和莱奥纳多·达芬奇前来就餐，后者不期而至。...583
- 第十七章 款待蒙田先生和拉伯雷博士：他们的来访在小村引起哗然。...621
- 第十八章 艾米莉·狄金生和弗雷德里克·肖邦：一对奇异的组合。艾米莉开心之极，而肖邦则为我们弹奏钢琴。...677
- 第十九章 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出席为被遗忘的孩子们而举行的聚会。...707
- 第二十章 十二月寒夜中的四位客人：南森、海姆斯科克、巴伦支和德·维尔医生。...739
- 第二十一章 我收到要我回美国的电报，托马斯·杰斐逊成为我们最后也最为尊贵的一位客人。...781

第十一章

圣方济各、安徒生和莫扎特前
来赴约。

我打长途电话给费里茨，但是他已经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前去看望他在萨尔特—博默尔的家人，很晚才能回来。我只好擅自决定了下周六前来赴约的人选。我一直想见三个人——圣方济各、莫扎特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现在我正式邀请他们。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一位是传教士，一位是音乐家，还有一位是童话作家。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之处，因此我觉得，他们会喜欢并欣赏彼此。另外，他们都喜欢孩子和动物，都是性情中人。我为费里茨写了他们三人的简介。在第二天下午傍晚时分，我通过专送邮件寄给了他。

弗朗西斯科·贝尔纳多于1181或者1182年出生在翁布里亚的阿西西城。该城位于罗马以北、佛罗伦萨以东的一个丘陵地带。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属于亚平宁山脉的一部分。亚平宁山脉是意大利半岛的自然骨干，北起波河峡谷，一直延伸到意大利的最南端。

丘陵地带——起伏和缓的山峦地貌——似乎对人类诗人气质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将来某一天，或许某位历史学家会根据地理位置的分布给我们列出史上的天才榜。我想，到那个时候，这张天才榜会向我们证明，诸如康涅狄克州、英格兰、德国中部和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起伏和缓的丘陵地带，都是孕育诗人气质的理想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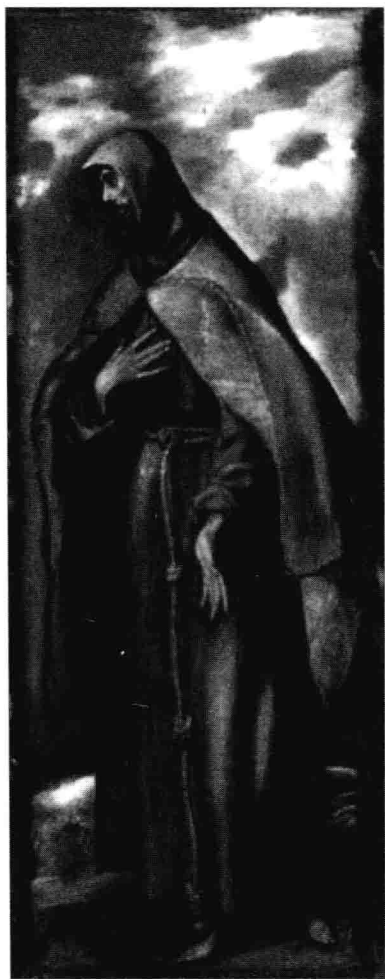
小弗朗西斯科（现在开始，我最好称他为圣方济各）的父亲是一个裁缝，拥有一家布店。他大概是城里最好的裁缝，所以在城里也有点儿地位。老方济各期待着子承父业。尽管他的这个儿子贪图享受，不大喜欢学习，但是一切还不算太糟。他能读会写，却讨厌看书和上学。这一切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儿——爱玩儿是男孩儿的天性，无论是在12世纪，还是在20世纪，或者是在2万

世纪，情况都是如此。

阿西西算不上一个大都市；但是在1181年，一个拥有2000名居民的村落，足以有资格自封为城市。此外，它还拥有城墙、塔楼以及其他所有一切正规城市所必备的设施，包括一项与邻城交往的政策。这项政策与所有的对外政策一样，不论大小，都需要武力作为后盾。有一年，圣方济各得了一场重病。正当他大病初愈的时候，阿西西城与邻城发生了一场冲突。至于冲突的起因，我想我可以找到，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一般来说，在中世纪，城与城、村与村之间的冲突，就像我们现代人打棒球一样，最终的输赢无伤大雅，最多只是扭伤脚踝，肩膀骨错位而已。最极端的做法也不过是某个球员情绪失控，朝对方的球员猛击了一拳。对于圣方济各而言，即使鼻青脸肿地回到家里，他也不会在乎。只是最近的一场大病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在参加下一场战斗之前，他不得不回到父亲的家中，修养几天。在城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确实感觉不错，不过他开始怀疑，或许那并不是上帝要他扮演的角色。

突然间，“战争”结束了。于是，年轻的志愿者们赶回阿西西，参加盛大的庆祝活动。朋友们希望，庆祝活动能让圣方济各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便督促他前往。在这次活动中，他被推举为他们的首领。这些兴奋的年轻人高举火把游行，把整座城市的居民都惊醒了。游行途中，圣方济各悄悄地溜掉了，谁也不知道他的行踪。最后，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精神恍惚。当他从遥远而未知的国度漫游回来，老方济各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弟弟方济各取代了父亲的地位。作为穷人中的穷人，在他死前的24年，他靠行乞为生，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死后，他被葬在了穷人的墓地。

过了诸多个世纪之后，想要弄清楚圣方济各的理想与信仰，以及他给同时代的人留下的印象，并非一桩易事。长期以来，我们一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西班牙 | 格列柯

直无法找寻到类似他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唯利是图的时代，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需要超凡的勇气。就大西洋的此彼岸而言，梭罗大概是最接近他的一个人物，晚年的托尔斯泰也曾经效仿（或企图效仿）圣方济各清贫的生活模式。但是，梭罗缺乏圣方济各身上的一个重要特质，他保持了老实本份的纽约人爱劳动的天性。虽然不像在富道银行工作的表弟那样拼命工作，但是他的小木屋必须整洁干净。即使维持温饱一年仅仅需要100美元，他也要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没有一个瓦尔登湖人会指责他欠了杂货商或者卖石墨给他做铅笔的人的债务（注：梭罗曾经自己制作铅笔）。至于托翁，他晚年出走追求简单的生活——这就好比奥地利国王过去所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洗脚仪式¹（十几个维尔纳老人净身以后，被带到国王陛下面前，国王用一块湿毛巾拭擦他们的脚），旨在借助一种谦卑的行为，彰显高尚的基督精神。

现在，让我想想，如何才能让你明白，这位虔诚的圣人对我意味着什么。

首先，圣方济各绝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种社会服务工作者。尽管听他说教的人数众多，达到盛况空前的地步，但是他身上没有一点儿现代传教士的特征。他编写了一些朗朗上口、流传千古的圣歌，但是，他对来自书本的宗教教义不感兴趣，也不想创建什么新的思想流派。后来，他的追随者人数众多，只得以固定的组织形式集会。圣方济各并不适合管理工作，于是，他把此类事情交给了那些更有抱负、更有能力的人。

1 奥地利国王举行的洗脚仪式仿效耶稣给门徒洗脚的做法而来。耶稣给门徒洗脚的事件发生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当时他的门徒为谁为大而争论不休，极力为自己争取权力，想统治、管理和支配别人。耶稣没有指责批评他们，而是身体力行地为他们洗脚，用爱说服他们：神国度的事奉原则就是，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因为洗脚属于卑贱之事，通常由仆人来做。耶稣以洗脚的方法，教育门徒应该谦卑，正如耶稣愿意降卑自己，成为仆人，来谦卑地服侍世人一样。

他也不算上一个外交家。虽然他曾经冒过别人不曾冒过的风险，并活着回来讲述他的经历。事实上，他去了圣地（在巴勒斯坦），并拜访了苏丹。他要求苏丹向那些大为吃惊的异教徒宣布，他（苏丹）错误地相信了自己所做的一切，趁着现在还有机会，他要改变主张，请这位客人（圣方济各）为他洗礼，接纳他为基督教教徒。

试想一下，如果现在有人去贝希特斯加登城，告诉希特勒，他注定要下地狱。他应该马上给德国制定民主的宪法，规定违背者将受到永久的惩罚。再试想一下，一个现代人要在毫无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截肢手术，他要祝福医生用来给他动手术的器械，并原谅器械给他带来的痛苦，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可是，这恰恰正是圣方济各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做的事情。

我们周围总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我们经常在报纸上读到他们的故事，而他们也不断地制造一些新奇的迷信思想，比如向世人保证吃草可以拯救世界，否定物质的存在，相信通过某种精神疗法可以杀死霍乱细胞、治愈伤腿，等等。为了弄清这些打着大师旗号的人与圣方济各有何不同，我们只是需要问一问自己，如果这些人要求入会，成为圣方济各的同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圣方济各会马上意识到，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然后，他会请他们离开。尽管圣方济各一生为人谦和，他却是一位心理学家。当然喽，他是自学成才。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洞察他们心灵深处的阴暗面，并能够在那里点亮一盏小灯。只要他们活着，这盏灯就永不会熄灭。

我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因为多年以来，有这样的一个人与我如影随行。我身上所有美好的东西——不仅仅是外在美（我长得帅气，能饰演许多角色），还有内在美——我心灵中美好的东西，有朝一日要呈献给上帝，权且算做我活在这世上的理由——所

有的这一切，我都是从这个人身上学来的。我谨记他的教诲，从不透露他的姓名，以免失信于他。此外，他引领我认识了宗教改革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圣人。除了圣尼古拉斯以外，这位圣人的所有同道在新教教徒的手里受尽折磨。但是，圣古拉斯仅仅存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里。而孩子们除了拿革命作借口，发明几种新的游戏之外，对革命并无多大兴趣。

也许我的观点存在谬误，不过，相比而言，圣方济各在新教教徒中似乎远比在天主教教徒中更受欢迎。至少我认为，我们新教教徒更理解他，把他视为中世纪思想的典型代表，从而对他令人厌恶的另外一面忽略不计——他不理智地接受疾病、污秽以及其他种种痛苦。其实要避免、甚至根除这些疾病以及痛苦，只要用上一点儿肥皂，再加上一点儿常识就可以做到。我们不必操心，他从亚尔未纳山回来之后手脚上是否带有圣痕¹，或者是否这些圣痕是因为他多年吃斋和彻夜祈祷变得筋疲力尽而产生的幻觉。我们把它们归到心理学的范畴，然后忘得一干二净。就像让我们的儿孙们讨论他们喜爱的童话故事是否真实一样，讨论纯信仰的问题简直是既无用又愚蠢。

最后，我们在心中描绘这位圣人形象的时候，不必增添任何超自然的色彩。他存在过，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过，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至于以他名字命名的圣方济各会最后的结局（这个修会附带了人类的需要和野心，并不能长久地固守圣方济各内在的精神），对我们来说并不特别重要。对于现今的我们而言，它仅是

1 圣痕又叫做圣伤。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经常会有异像出现在基督教教徒的身体上，所展现的现象则是与基督受难时的情况一模一样，甚至更为厉害，比如在掌心、头部或者双眼中无缘无故地流下鲜血。

又一个修会而已，我们祝福它发展顺利。但是，如果修会忘记了自己真正的影响范畴——一种精神范畴，我们会与之斗争。只要它不超出这个范畴，我们会尽可能地帮助它前行，鼓励它在穷人中发挥作用。我们有权享用圣方济各的精神遗产，我们希望享受与这位留着奇特小胡子的人做朋友的乐趣，尽管他长得不帅，大部分时候身体欠佳。在某个可爱的仲夏之夜，当我们走过田野，遇见他坐在孤树下独自沉思，我们希望偶尔能与他交谈。他朝孩子们开心地微笑，让他们忘了羞怯，并对其报以微笑。如果后来孩子们问起我们，这位脚穿凉鞋、身披破旧棕色长袍、长相奇特的人是何许人也，我们会说：“那位呀，亲爱的，是你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人。正是这个人，为年纪与你们相仿的小基督采花，并给他讲述美妙的故事。后来，基督又把这些故事传给了我们。”

下周的三位客人中，谁也不会被邀请到好莱坞表演。其中两位缺少所有的外在魅力——在票房收入的作用之下，摄影机的镜头不可能展示人类真正的内涵，只能在音响效果的烘托之下表现人类的某些属性。我们的第二位客人虽然喜欢精致的丝绸，华美的服饰，以及可爱的女人，但是他个性太强。除了能与之匹敌的人之外，无人能对他发号施令。不巧的是，在他所奋斗的领域，无人能与他匹敌。

先让我唤起你对丹麦人称之为“胡·赛伊·安徒生”那个人的记忆吧。他们并不知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个名字更为西方人所熟知。

据说基督出生在马厩里。小的时候，我非常羡慕他：那是一个多么让人愉悦的地方啊！到处弥漫着刚刚割下来的青草气息，旁边有温驯的母牛与他作伴，偶尔会有一只好奇的山羊进进出

出，啃着铁锹或者铁耙上的木柄，还有柔和的光线从屋顶下的小窗里倾泻进来。

我还记得自己出生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呆板的家具，以及古板的祖先们的古板画像。我可不想把它与圣婴出生地——伯利恒——的马厩相比。小的时候，祖母常常给我讲述他的故事。我的一个叔叔送给我一本有关他的书，里面到处都是插图。所以，私下里我常常后悔，自己为何没有出生在马厩里，一出生就能闻到泥土的芳香，而不是湿茶叶的味道。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所有的荷兰人每周至少都要用湿茶叶水将房间冲洗两次。

汉斯·克里斯蒂安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地方是何种模样？那是一处破旧的小房子，坐落在丹麦菲英岛上一个叫做欧登塞的冷清小镇。做鞋匠的父亲、母亲以及一大群孩子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户人家穷困之极，买不起床单，只能把富人盖过棺材的破布拿来铺床。

那个重大的事件（对我们而言）发生在1802年的4月2日。11年后，他那做鞋匠的父亲死于肺结核，母亲一直守寡，支撑着这个家庭。她的负担很重，苦不堪言。好心的邻居时不时接济她一些钱财，帮助她养家糊口。她却用钱买醉，在一瓶瓶杜松子酒里找到慰藉，最后变得浑浑噩噩。

但是，神的火花隐藏在小男孩儿的心灵深处，无法泯灭。凡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无论遇到任何阻碍和侮辱，他们都一定会完成自己的使命。在极度贫困的时期，汉斯·克里斯蒂安搭起了一个小小的木偶戏台。在那儿，他经常再现莎士比亚和著名的路德维希·霍尔堡¹的剧作。霍尔堡也是丹麦人，曾被人恰如其分地喻为“斯堪的纳维亚的莫里哀”。

1 路德维希·霍尔堡（1684—1754），丹麦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丹麦民族戏剧的奠基人。

汉斯·克里斯蒂安很小就开始自谋生计。父母原本打算让他到裁缝店当学徒：这个世界总少不了裁缝，无论如何，好歹也是个谋生的手段。可是小男孩儿坚决不干。他要当一名歌剧演员，除此之外，别无他选。一名歌剧演员！欧登塞人哈哈大笑。丹麦人很爱嘲笑别人，不仅嘲笑他们的邻居，还嘲笑整个世界。丹麦是一个小国，或许这是他们保护自己、抵御外敌的一种手段吧。欧洲那些一心要安静地生活、和平地处理国家内务的国家常常会招致很多敌人。

这个孩子真的来到了首都哥本哈根。他在皇家剧院的舞台门口，展示自己以及自己的雄心壮志。他不仅成了所有人的笑柄，还被视为疯子——一个不伤害他人却又不会被人抛弃的疯子。于是，他龟缩在阁楼里，忍饥挨饿，却继续练习唱歌，一直到嗓子失润为止。那时，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歌唱家的梦想可能难以实现了。

但是，他依然不死心。他决定，用自己古怪身体的另一部分试一试运气，用双脚表达嗓子不能表达的东西。

汉斯·克里斯蒂安的舞蹈生涯与唱歌生涯一样，以失败而告终。现在，他除了做裁缝，似乎已经没有了出路。哥本哈根，尤其是当时的哥本哈根，还是一个小城市。像安徒生这样有着奇特的外表和抱负的男孩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认识城里一半人的国王腓特烈六世对他产生了兴趣，把这个男孩儿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他开始刻苦学习了吗？根本没有。他让老师极其失望，不但不好好学习，反而把时间都花在了了一本糟糕小说的撰写上面。小说的名字十分怪异，叫做《帕尔娜托克墓地的幽灵》。

1829年，安徒生回到哥本哈根，仍然无以为生。除了偶尔能在一个名叫乔纳斯·柯林的富商（此类少有的人类慈善家的名字应该被铭记）家里吃上一顿饱饭以外，他常常食不裹腹。安徒生在首都初次露面的时候，柯林就发现，“这个男孩子具有潜质”。虽

然安徒生有不少恶习，脾气暴躁，柯林却做了他一辈子的忠实朋友——他要看到那一天，自己的断言得到了举世公认。这个欧登塞鞋匠与其爱酗酒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有着任何人无法想象的潜质。在写了一两本毫无价值的小说，做了许多蠢事，成为别人的笑料之后，安徒生成功地从一个富有的赞助商那儿得到一小笔赞助。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周游世界，了解自己的同类了。

这笔钱少得可怜，与它相比，现代的古根海姆基金就是一笔巨款。但是无论如何，这笔区区几百元的款项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远比我们在野心勃勃的庸才（这似乎是井然有序的社会的产品）身上浪费掉数百万的巨款强多了。旅行（最远到了罗马）回来以后不久，安徒生就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童话故事集。这本书起初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些人互相打听：“你读过《野天鹅》、《丑小鸭》、《皇帝的新装》这些故事了吗？”再到后来，人们争相阅读，他的作品几乎是人手一本。就这样，整个欧洲都知道了丹麦这个国家——只因为丹麦出了一个少有的文学天才，一个能写出“真正的童话”的人。

安徒生曲折人生经历的后半部分已经广为人知。他的同胞们继续兴高采烈地取笑着他们的“著名”诗人。小国的国民从来不会善待自己的伟人，安徒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之一。所幸的是，安徒生有着容易满足的天性，使得他对自己的实际地位浑然不觉。他像对待自己的天赋和接踵而来的各种荣誉一样，对公众的冷嘲热讽泰然处之。比如1847年，在他结束对英国的访问之际，查尔斯·狄更斯¹本人亲自为他送行。他既高兴又满足，但是并不特别

1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擅长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遭遇，主要作品有《双城记》、《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等。

地感到受宠若惊。他参加过无数次由德国王子们举办的咖啡座谈会，倾听他们妻子的赞美，接受他们颁发的勋章和奖章，对所有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好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他一生都相信圣诞老人会带给他礼物，即便这位圣人姗姗来迟，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这样，安徒生心满意足地抽着长长的陶瓷烟斗，安度余生。自孩提时代起，他就了解和深爱这个和平的世界，所以，但凡有新发明问世，扰乱了世界的清静，他便会被吓一跳。他出版了一些他自认为比其童话作品更好的小说，并且在那些最有文明、最有魅力的城市里，收到了最可爱家庭的热烈欢迎。据我所知，他这样的生活可能会持续到100岁。可是不幸的是，在他67岁那年，他从床上摔了下来，伤得很重，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康复。3年以后，他离开了人世。

世上有两种所谓“单纯”的人。一种人因为完全缺乏复杂的内心世界而单纯。他们生来单纯，一生都用单纯的方式从事一些单纯的工作（当然喽，如果他们诚实、头脑清醒，并且愿意工作），最终成为出色的仆从、渔夫、或者办公室职员，从而受到他人的尊敬和爱戴，至死仍然保持单纯的天性。另外一种人貌似单纯，实则却复杂得无可救药，所以，我们只能用单纯这个词语来解读他们。这种人最善于打破常规，而他们打破常规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摧毁了旧帝国，建立新帝国的征服者。

圣方济各和汉斯·克里斯蒂安都属于后一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幸好上帝需要形形色色的人，用来展示他创造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两个极端不同的人，用以实现相同的目的。这两个人，一个用行动，一个用语言，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想像中的世界。他们认为，那才是人类追求真正幸福所必



《安徒生肖像》